



論語卷之十五

朱子集註

後學新安倪士毅輯釋

新安林隱程復心章圖

後學莆田王元善通攷

衛靈公第十五

凡四十一章

通攷

熊禾曰此篇多記出處前三章文公疑為在陳一時之言餘亦多記夫子

言行與門人問答之辭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陳去

陳謂軍師行

音

伍之列俎豆禮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

也復

扶反

又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孔子適衛主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兵陳于孔子云云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遂行復如陳是歲魯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

論語十五卷三

由呼去聲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非已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

此章蓋為去聲慍見發也

鏡氏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

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行之也深既知得這裏面滋味則

外面世味自不足以為奪之孟子曰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

膏梁之味也子路未能實有是德於己所以緣絕粒便慍見

味無窮必實得於己而不徒重在知字而重在德字蓋義理之

區窮達豈足為欣戚哉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

而已矣夫音扶

無為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也獨稱

舜者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迹

也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所見如此而已

人不見其有為之迹可得見者臨御敬德之容耳胡氏謂敬

德之容由外而知其內是也或問即書考之舜所以為治

之迹皆在攝政二十八載之間及其踐天子位則書之所載

不過命九官十二牧而已其後無他事也雖書之所記簡古

希闢然亦足以見當時之無為矣鏡氏曰集註分兩節一

節說聖人德盛而民化不待其有所作為此是眾聖人之所

同一節說舜紹堯之所獨稱舜與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相似

大舜南面而治

以德化言

無為而治 無可見之迹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行篤行不之行

子張意在得行於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旱祿問達

之意也篤厚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語錄篤有
之意敬而不篤則有拘迫之患張氏曰篤敬者敦篤於敬
也言忠信則言有物行篤敬則行有恒是而何往不可
之。是敬底意思篤自篤敬自底意思忠言而信此合忠
信。是言上說如何曰忠信都訓實忠是出於心者信是見於
事者如口裏說如此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定也。裏如此說驗
是後一事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使不可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母往參焉之參記曲禮離坐

焉或並立我母往參之為二焉言與我相參也衡軛厄音也言

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隨其所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

去同聲之而不可得然後一言一行去聲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

而蠻貊可行也語錄參前尚衡只是見得理如此不成是有

乃言行當然之理工夫全在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八字上念
念念不忘於心而後常如有見於自忠信篤敬吾心此理也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書之欲其不忘也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紳也

反已而已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此致知之難言忠信

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難

者即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便渾化却與天地

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此是洛中語

如聖舜一般一處說作鞭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說外

面做工夫下云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人皆說外

外去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者已天地同體外是義理

之精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與天地同體

復禮為仁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

美者見得透徹那查滓處便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

持養旋旋游磨察去教盡即此是李只爭箇做得徹與不徹耳
○胡氏曰明得盡查滓化却天資高知之即能行之也私意
無所容也莊主容敬主心內外交致其力常常操守以爲養
之然後可使私意消釋程子此條專爲孝者言不主於釋經也

言行

以遠而無不行言
言忠信行篤敬
變貽之邦
以近而不可行言
言不忠信行不篤敬
州里行乎哉
以無時不以此言
言真參前覽後
夫然後行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鮑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

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

家語通證 家語困誓篇衛鮑伯玉賢而靈公不用

在衛朝不能進賢鮑伯玉賢而靈公不用

成禮於我死女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不能正君死無以

大飲於我死女置屍牖下於我畢矣禮飯於牖下不能正君死無以

謂直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伯玉出處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於孫林父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此道而言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子如之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曰君之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制其國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年備人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攻孫氏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曰其君 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史魚之直未盡君子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

魚之如矢則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

言更推實見一
定不此則必肯心就死以成就這不聖若死便定是死便
合如人非也先師曰肯心就死以成就這不聖若死便定是死便
以得是也非也先師曰肯心就死以成就這不聖若死便定是死便
成就心之非也先師曰肯心就死以成就這不聖若死便定是死便
仁以成心之非也先師曰肯心就死以成就這不聖若死便定是死便
所成心之非也先師曰肯心就死以成就這不聖若死便定是死便
子制於此謂實見得生不重於義可見仁與義一理也

志士仁人

以無求生言

害仁——實見得非

以有殺身言

成仁——實見得是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仁以德言者也士言仁方見於脩身者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嚴憚指事大夫之賢切磋指友士之仁也語錄事賢友仁也是箇入德之方問事與友孰重曰友為親也

賢只是統言友徑指仁上說○欲為仁而先親二賢也
工欲善其事而先利其器欲其取諸仁賢以成其德也
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皆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子與賢已者賜也子與賢已者處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資助也○正氏曰此專批為字發只從此字發明其意也

子貢

以夫子所鄙觀

方人

終許之以器

以夫子所答觀

事賢

必先利其器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為邦者謙辭之問語錄顏子一問仁一問為邦須從克己復禮上來方可及為邦之事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天開於子地闢於

丑人生於寅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

迭用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

邵子皇極經世出書以元統會十一年為一會為一元一萬八百年為一運

地始成又一會初間一萬八百年而人始生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

字蓋初間未有物只是氣塞及天開些子於寅上方一萬八百年而

在其間漸疑結而成地初則溶散後漸堅實今山形自高

而感方始生水漾沙之勢以知必是先有天下方有地有地則

上方有地始生人物出來邵子言到子方有天下方有地有地則

始故三代之建以人為正夫黃子細也書謂造化之運故從其時

出小則歲日月時其致一也地始終一至於會統三萬九千六百

年為一運亦猶月統二會猶歲統十二會也

始計一萬八百年首會為子而天開於子半會為丑而地

始闢又次會開物於寅而人始生今當午會為子半會為丑而地

數萬年之後閉物於戌則不復有人至亥則周十二會以終

一元而天地混矣終則復始循環不窮天地再造又如此矣

然時以作事左氏傳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故孔子嘗曰吾

得夏時焉而說者以為夏小正之屬道記禮運子曰我欲觀夏

也吾得夏時焉存戴德註蓋取其時之正與其令之善而於

此又以告顏子也或問陽氣雖始於黃鍾而其月為建子然

歷丑轉寅而三陽始備於是協風乃至盛德在木而春氣應

焉古之聖人以是為生物之始歲之端蓋以人之所共見

之制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有三統之說然以其正朔定為一

皆不以其著以言乎此孔子所以考論三王之制而必行夏

也○語錄所謂行夏時者蓋由歷數以來皆差惟夏之法如堯

書授時者至夏而悉備也諸家之歷數以而皆差惟夏之法如堯

建寅之時為無差故曰行夏時也○饒氏曰問集注初昏

日已落星初明於初昏時推測方有定景都其用日中流

無可從摸凡測星辰都初昏時推測方有定景都其用日中流

今說乃古人是兼每月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其用日中

正說乃古人是兼每月月有政令觀夏小正可見其用日中

善以堯曆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推之觀聽夏時之正與其

用建寅之月至湯始改以新天下之觀聽夏時之正與其

是以十一年為春如何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擅改王制但如此書而於對顏子發此言則人見得合用夏

時方與天時當對
此是夫子微意

乘殷之輅輅音路

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古者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

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人飾以金玉則過後而易去敗不

若商輅之朴素渾聲堅而等威已辨威嚴為質而得其中也

或問周輅為過後何也曰輅者身之所乘定之所履其為用

也賤矣運用震動任重致遠其為物也勞矣且一器而工聚

焉其為費也廣矣賤用而貴飾之則不稱物勞而華飾之則

易壞費廣而又增費之則傷財此周輅之所以為過後故也

正義曰路大也君之所處以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曰路車明堂位曰大君之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謂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輅之輅也○熊氏曰按記明堂位也左氏傳曰大路門寢曰路寢車

周冕有五祭服之冠也冠上有覆數教前後有旒流黃帝以

來蓋已有之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通證周禮春官司服王

帝則服大裘而冕祀四望山川則畫冕祭社稷五祀則衮服

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畫冕祭社稷五祀則衮服

祀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畫冕祭社稷五祀則衮服

也九章初一日龍司冕者首飾尊也大裘羔裘也衮冕卷龍衣

宗彝皆畫以為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

黻皆畫以為為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

謂華虫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章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

二章凡三章也玄者凡五章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

已是以謂之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然其為物小而加於

衆體之上故雖華而不為靡雖費而不及奢夫子取之蓋亦

以為文而得其中也或問周冕之制其制則等辨而加之分明此

周冕所以雖文而不為過也夏商之制雖不可考然意其必

有未備者矣通文曰周尚文則有過於冕服者周之冕則得乎

文之中通文曰周尚文則有過於冕服者周之冕則得乎

者而冕猶所謂大裘而冕也通文曰周尚文則有過於冕服者周之冕則得乎

服而冕猶所謂大裘而冕也通文曰周尚文則有過於冕服者周之冕則得乎

五冕註謂裘冕無大裘而冕也通文曰周尚文則有過於冕服者周之冕則得乎

之有旒者凡五或云裘冕冕十二旒冕九旒冕又禮器天子冕十

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二亦為五等故集註謂

也有五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兼樂容而言也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去

放謂禁絕之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辨給之人殆危也通

集註前訓佞字但謂其辨給此則先之以卑諂蓋程子曰

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

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

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耳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

博以文之時都理會得了○發此為之兆光猶準則也非謂

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畧說四件作一箇準則則餘事皆可

依然此而推行之耳○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不得

不從耳非以為當盡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也○通

乾至周而其制始備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黃帝已

武皆有樂斟酌之不如從周為得其中自堯舜湯

卒此四者以例其餘皆當如此斟酌而行之也張子曰禮

樂治去法去之法也放鄭聲遠佞人法外意也一日不謹則法

壞矣去實君臣更平相戒飭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

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人喪去其所守故放遠之問

鄭衛之音皆為淫奔夫子獨欲放鄭何也曰衛詩二十九淫

奔之詩纒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奔之詩已不啻七之五衛

幾蕩然無復蓋愧悔悟之萌鄭聲之淫甚於衛矣夫子獨以

鄭聲為戒而不及衛者重而言也○張好古曰小人禍國

之為害猶淺惟柔佞者誦說則媚使人喜愛親昵聰明之君

猶為所惑有覆亡而終不悟者天子幸佞人亦以小人而遠

者言也。是知有百王之大法有萬世之大戒也。四代禮樂為

道成於樂鄭聲樂之淫者能搖蕩人之性情以壞其成故放

絕之治道條於人才。傷人。人才之賊也。利口辯給能變亂是

非以移奪人之心志而喪其所守故弁絕之。饒氏曰法外

法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有閔賄。尹氏曰此

所謂百王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

得行之於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語錄問伊川春秋

邦之惡。惟顏子嘗問春秋大法何也。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集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討之。要亦明聖王之不易之大法。意亦只是如此。故伊川引之以為據耳。

為邦。



此為治之法

此法外之意

此法所以壞

可見百王不易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矣。得地之遠，近矣。言

時之遠，近。若云慮不及千百年之遠，則患在旦夕之間。近矣。言方足。馬氏曰：慮在事未來之先，憂在事既至之後。慮不遠，則備不豫，而憂近矣。慮遠，則備豫，則有以弭憂也。

遠慮近憂。

以時言

以地言

不在千里之外

必在几席之下

不思久遠之危

必取旦夕之禍

蘇氏說

南軒說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已，人之意。愈切。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者，與之也。與，平去聲。

竊位，言不稱其位而有愧於心，如盜得而陰據之也。柳下

惠，魯大夫，長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與立謂與之並立於

朝音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不仁

證

見公治長篇子產有君予之道四焉章

又以為竊位

不明者知識之暗不知賢則心術之私不

仁也豈非偷竊職位以為己之私有而不復以職位為國家待賢之公器歟文仲魯賢大夫夫子不雷同而賢之大公至正之心也熊氏曰公叔文子與大夫俱同升則稱其文臧文仲知柳下惠而不與立則譏其竊位蓋在上位以薦賢為也

臧文仲竊位

以不知賢言

是謂不明——其罪小

以知而不舉言

是謂蔽賢——其罪大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

責已厚故身益脩責人薄故人易去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

語錄厚是自重重且負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呂伯恭性補急只因病中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遂一向如此實厚和易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先師曰此即成湯檢身若不與人下求備之意脩已待人當自然之理也非為求遠怨而

後為之遠怨乃自然之效耳

以躬自厚言

責已也重——身益脩

以薄於人言

責人也輕——人易從

○所以遠怨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如之何者熟思而審處上之辭也不如是而妄行雖

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語錄只見要再三反復思量若率意妄行雖聖人亦無奈何何○饒氏曰上言

如之何是思之熟而處之審也

通攷熊禾曰大孝慮而后

如之何

以不曰如之何言

此未然之前——防微杜漸之為貴

以吾未如之何言

此已然之後——橫流極熾而難救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去聲小慧私智也言不及義則放辟同邪侈之心涉好行小慧則

行險僥倖之機孰難矣哉者言其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
語錄下三句雖從第一句帶下來必羣居終日而如此九見
得下二句為好道言不及義無孝識之村人多如此既言不
及義而難止哉或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
於罪過難矣哉或問慧則其為邪惡傾險之小輩審矣欲免
理而發於私較利欲之私耳○明張氏曰義者天理之公小慧
則緣巧之私而已○小慧之好義之賊也○鏡氏曰此雖兩事
其實相因○胡氏曰集註所謂滋則其心曰甚一日此雖兩事
機日深一日○所以至此者以其羣居而終日如此也言不及
義故無以入德○好行
小慧故將有患害焉

群居終日
以言不及義言
放僻邪侈之心滋一無以入德
以好行小慧言
行險僥倖之機孰將有患害

難矣哉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君子哉孫去聲

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
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

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
義是就事上說足制事先決其當否了行是大綱行其間節
文次第須要皆具出則始自此出夫徒能盡其節文而不能
辭氣或不之則亦不可如人尊卑之分雖要無他然孫之
是為禮而問禮則行遜出向別曰威嚴是安排任地行出是
實以成而不遜則不免矯出以威嚴加人信以成之是終始
日當於此是事却非是遜出以威嚴加人信以成之是終始
來文這義羅布教恁地有條理然義有圭角又須順以出
之使不無圭角然既如此又恐失了義之本真故又須信以
成之不文禮行遜出而不成之曰義以為質而非禮行遜出
道又曰敬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言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
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此章本無敬以直內意程子又推本言
處說起若無敬以直內也○語錄義以為質便是自義以方外
而後義立若無敬以直內也○胡氏曰必敬存
陳氏曰敬以直內則義乃方外是敬為體而義為用若
為質則禮行此義者也○孫出此義者不可直遂行之義
孫義不可三為用矣○通曰義不可直遂行之義者不可
日義曰禮孫始為成之在信實然非禮孫之後又加以信也
終一實而已矣

君子義以為質。

禮以行之必有節文。學。孫以出之。必以退。必以誠實。乃君子之道。

信以成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

無為善之實可知矣。可干名沒後却推點不得公論方定非有可稱之實者必不見於人。沒後有名可稱則真有善可知。大孝沒世不忘亦此意。馬氏曰：病之者病我則真有善可知。疾人亦君子之所惡。故長而無迷孔子責之。四十五十而無聞。孔子數之沒世而無稱孔子疾之。然則孝者亦可以勉矣。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也。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羣。

以反出言。

疾名不稱。所以求為善之實。

呂氏說。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

○楊氏曰：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也。而意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或問楊氏之說似太巧。曰：雖巧而有益於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記者取而相足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矣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語錄：矜是有一把捉底意。故書。莊不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拘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先師曰：矜也。忿矣，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矣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語錄：矜是有一把捉底意。故書。莊不自持，易至絕物而失於爭。羣居相與，易至拘物而失於黨。君子非與人異也。處已嚴而不失於和，故矜而不爭。非不與人同也。待物平而不失於公，故羣而不黨。先師曰：矜也。忿矣，則矜而爭矣。可以羣羣而不流於黨也。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矣之心，故不爭。和以處眾曰羣，然無阿比之意，故不黨。

莊以持己。

語十五十五。

君子。

以不爭不黨言

和以聚衆 無乖矣心 無阿比意

此所以防人欲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君子不以其言之善而遽奉用其人。以人之行多不及言故也。亦不以其人之惡而廢其言之善。以一人之善自不可沒。故也。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君子。

不以言舉人 不以人廢言

所以擇人 所以擇言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尹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求仁之方也。○語曰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終身行之不亦宜乎。○語錄問言恕必兼言忠。忠如何。曰此言恕曰不得忠然如此。○語錄問言忠必兼言恕。忠如何。曰此言忠曰不得忠。時不如此。○語錄問言忠必兼言恕。忠如何。曰此言忠曰不得忠。貫之以先子貢多言。欲知陳氏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只就一邊論。其實不止勿施於人。亦不欲者。凡已所欲者。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已欲孝。弟。亦欲弟。弟。必推己所欲者。須要施於人。以心。使人到那物。而己遂其欲。孝。弟。之。心。便。是。恕。只。是。推。己。之。明。有。謂。善。恕。已。量。主。范。忠。宣。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字。就。已。上。着。不。得。據。他。說。恕。字。只。似。饒。人。底。意。思。恰。似。今。人。說。且。恕。之。不。輕。恕。之。意。如。此。是。已。有。過。且。自。恕。人。有。過。又。非。恕。人。乃。相。率。為。不。肖。之。歸。豈。推。已。如。心。之。義。乎。

子貢。

以非爾所及言

不欲加已亦無加人

此仁之事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此恕之事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語平

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有所試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語錄毀者人本未有十分惡只據他之惡說之不謂之毀如一物本完全今打碎了便是毀若毀若那物元破了不可謂之毀善言亦是稱獎得過當有所試者那人雖未有十分善我試之知得將來如此若毀人則不如此也○或問毀者惡未著而遽誡之言者善未著而亟稱之也試者驗其將然之辭聖人之未嘗少有過其正太稱物平施無毫髮之善也故有試而不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善之矣不欲人之惡也故有試而未著者雖有以先知其不善而卒未嘗遽誡之也此所以言善而不言毀蓋非若後世所謂誣言人過而全無黑白者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誡之惡是則聖人無毀是耳曰善言而無毀則聖人之善所謂善者長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之惡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澄驗也聖人之心雖至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若以是為倚而以此熱然無情者

為至則恐其高者入於老佛養善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胡氏曰以云損其真若叔孫武叔之毀仲尼是也善言云過其實字孟子所謂言過情是也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三代夏商周也直道無私曲也言吾之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然語錄所以字本虛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此句繳上一截
聞政金履祥曰此章勉齊親通宵又為此句難得簡繁然宜批出直道獨解而後及句意其詳若曰直道而行謂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也吾之於民所以無毀譽者蓋以此民云三代之時所用以直道而行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是非之實也
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尹氏之意略而未明朱子就其說而發明得精切至一日也三代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乃人心天理所在萬世如私於其間也然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誡之惡善善急惡惡緩

之心未嘗不行乎其間焉好善忠厚之心與善善惡惡無私曲之心並行而不相悖也○鏡氏曰下面民字即上面人字但入對已而言民對君而言緣有三代字在上故言今此之民與三代之民一般但三代化行俗美好惡得真其後出世教化不明風俗不美直變為狂所以有稱人惡而損其真揚人善而過其美者吾之於人則不然蓋視今此之人為三代直道之民而不視之為後世狂道之民也○通曰朱子曰所以二字有味蓋善善惡惡無所私曲今之民古之民皆然以然者矣

聖人直道之故

以吾多於人觀

未嘗毀譽善惡

惟欲直道

以三代之時觀

所以善善惡惡

無非直道

以今出之人觀

不可枉其善惡

但當直道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矣

夫悼時之益偷也愚謂此必有為去而言意必偶見蓋雖細

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疑以傳疑物與人共皆人心亦同見○葉少蘊曰古者六書皆掌於史官班固孟堅言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文也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書必子之語其傳必有自矣○齊氏曰三代無乘馬者所謂乘如詩言乘乘鴉乘乘黃蓋四馬駕車而乘之也借人乘之蓋有子路車馬與朋友共之意○通曰史闕文猶不挾已所見以自是馬借人猶不○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上解二事大挾已所有以自私○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強上解二事大胡氏說于後亦闕疑之意○通曰吳徵曰嘗聞一說云有馬者前後皆闕文止有此七字孔子自謂昔者吾猶見史冊之文文有七字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併此七字而亡之矣記於此未知是否也

以及見者言

史闕文 不敢自是

以不見者言

馬借人 不敢自有

今亡已 時變可知

○風俗尚美

○風俗益偷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法其所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
匹夫之勇皆是或問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弱不同同為不能忍其愛也匹夫之勇不能忍其忿也通曰亂大謀彼自亂彼之事亂德非惟自亂且能亂人之心術是彼有定理而彼以是為非以非為是使聽者夫其所守為非之害莫大焉婦人之仁柔惡為無斷匹夫之勇剛惡為強梁

亂德亂謀

以巧言亂德

變亂是非

婦人之仁

所以亂德

所以亂大謀

匹夫之勇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好惡並去

子曰惟仁者能好惡人衆好惡之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也張氏曰天下之善惡有如黑白之易明者衆之好惡固所同也至於事若善而其情則有善惡事若不善而其情則有善惡衆人之所惑而君子之所謂察也孟子於仲子匡章是也胡氏曰察者詳審之謂非謂衆人之好惡皆非也特恐其或於私故加詳審爾○鏡氏曰南軒所引仲子匡章事甚切人皆以仲子為廉孟子獨能辨其不廉此是衆好必察也

章通曰其不孝子孟子獨不以其不孝目之此是衆惡必察也又曰衆好惡固當察然我之心非私意方能察之若有私意則衆好惡之得其當者我反以爲非矣所以唯仁者能好惡人也先師曰唯仁者無私心而好惡高於理方能爲衆人之衡鑒焉

好惡

以仁者能好惡人觀

皆當於理

以衆行惡人觀

恐蔽於私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廣也非道弘人而大之也人外無道道之身即道外無人道即人弘也○張子曰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子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若就道體上說則弘人也是道弘人也是容受之性這是大之弘其容受也人心之量之若

其中孝焉而聽之自至可也未又申言之憂道以見其謀
道不憂貧以見其不謀食憂出於心謀見於事憂之深然後
謀之熟無非欲孝者知內之重而外之輕耳○語錄君子謀
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分兩脚○耕也○語錄君子謀
也謀在食中又恐人錯認此意以教人謀道非以求食故下
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孝者所憂在道不非憂貧而孝也
○通曰凡孝而謀食者只為孝者所憂在道不非憂貧而孝也
○通曰凡孝而謀食者只為孝者所憂在道不非憂貧而孝也
○通曰凡孝而謀食者只為孝者所憂在道不非憂貧而孝也

君子

以治其本言

謀道
憂道

○惟學自可以得祿

以不郵其末言

不謀食
不憂貧

○雖耕或不免有餒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

知去

知足以知

如字此理而私欲間

去声之則無以有之於身矣

好

近于知力行近乎仁孝而守之固雖得之必失之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泣之則民不敬

泣臨也謂臨民也知此理而無私欲以間之則所知者在我

而不失矣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

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去声下句放上此語錄

之如大孝知至仁守之如意誠不莊動不以禮工夫所謂教情而辟之類知及仁守是明德工夫下面是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泣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節文

動字不是感動之動是使民底意思謂使民去做這件事亦

有禮是使之以禮下稍禮字歸在民身上○動之是指民說

如禮田彌符就其下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

是使之以禮蓋使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

動之以仁守之行蓋使其中教之少長有序之事便

學至於仁則善有諸已而大本立矣泣之不莊動之不以禮
乃其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語錄固不可專
故夫子歷言之使知德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亦然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已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一日無者也况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意放此

勉人為仁之譬

以輕重觀

無水火不過害身

木仁則失其心

尤不可一日無仁

以利害觀

水火有時殺人

仁未嘗殺人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已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為也蓋仁者人所自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程子曰為

仁在已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語錄當仁擔當

指大處難做底事○或問弟子於師每事必讓而不敢先至是師長所為已任則當自勉而勇為不可讓也蓋仁者已於仁而自為之非奪諸彼而先之也何讓之有所謂不讓者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者其事則顏子所勉人為仁之辭上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為之者發此章為孝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起不殺者當於有為者發此字大有力量不弘者當不起不殺者當於有為者發此當之仁為已任曾子當之顏曾遜於夫子之門未嘗以當仁之事而遜於夫子也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真正而固也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語錄貞者見得道理

去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更如此故貞者中正而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意焉○張氏曰貞則信在其中但執小信而於義有蔽則失其正而反害於信矣○此諒是也諒似貞而實非故夫子特別而言之○饒氏曰貞者正而固守諒則固而未必正言必信行必果而不知惟義所在者也○馮氏曰歷方變而不失其正者貞也諒則固守

而不知變者也。故曰貞者事之
幹也。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貞諒。

必貞言

一 義既精不期而固 所謂大人惟義者是

必諒言

一 不擇邪正必信不易 所謂匹夫之諒者是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

饒氏曰此後字如先難後獲先事後得之
後獲謂不計其效也蓋為人臣者但知

盡其職分而已。祿非所計也。所謂正其諒不謀其利之意。食祿也。君子之任也有官守者。

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

祿之心也

張氏曰然則為貧而仕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
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

而巳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
卹其事則失其義矣。胡氏曰後其食者蓋委而置之不存

乎念慮之間非祿任其事而即有利雜糅公私交戰其不為利
敬其事而後有計祿之心則義利雜糅公私交戰其不為利

心所勝者幾希。黃氏曰敬事後
食。臣之道也。爾稟稱事君之道也。

事君。

必敬事言

修職盡忠 先事之意

必後食言

不先求祿 後得之意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故君子有教

則人皆可以復如字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論其類之惡矣

張氏曰人所稟之資雖有不同然無不善惡之類。一定而不
可變者蓋均是人也。原其降衷何嘗不善故聖人有教焉。所

以反之於善也。教之行。愚者可使之明。柔者可使之強。豈
氣質之不可變者乎。然堯舜之子不肖則氣類又若有異何

也。蓋氣有可反之理。人有能反之道。而教有善反之功。其
莫之能反者則以其自暴自棄而已。洪氏曰聖人之教如

雨露之於萬物
夫豈有所擇哉

必性言本皆同

無有不善 天命之正

有教無類。

必類言有不同

有惡有善 氣習之染

語十卷廿四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去
 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善惡謂君子小人邪正謂吾道異端
 彼亦不能為此謀也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為工惟達理者辭能達意洋意之
則以華靡為難止理反為所蔽本意反以不達矣達之
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詩人論文每以夫子此言為主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

曰某在斯某在斯見賢
 師樂師鼓者胡氏曰周禮樂師太師皆以師名磬鐘笙簧
視而聽專且令冕名再言某在斯舉在坐去之人以詔之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與平
 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省反察如此可

以子張之問作閑語看聖人一言一動無非教也孝者善觀
之則見得皆出於聖心天理之流行者矣○吳氏曰論語中
諸弟子為多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相去

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通鑑
周禮春官大師下大

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通攷
事有部論語皆在是

氏曰聖人處上已為去人其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

於學者求聖人之心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

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張氏曰
而不在聖人動靜語默無往非道此固相師之道推之事
事物莫不各有其道所以然者天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
也夫推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
而夫推天下之至誠一以貫之道之所在如影隨形蓋無往
補六藝不推可發又胡氏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
尤警無相春秋傳所謂其相曰朝也冕之來見適無相者坐

必作過必趨哀於之念乃聖人之素心至此自不能已也故
代相者告之先師曰警者之來未必無相夫子自矜之且敬
之故節節謹告之有目者待無目者之誠心曲禮也○焉氏
曰使警者若能視然是謂相師之道豈特与師言之道如此

論語輯釋通攷章圖卷之十五



